幾亭外書

外書序

物無用不如無是物言無用不如無是言五養五滋五充五助五和咸用之療飢溫涼寒熱以平咸用之療疾然而農軒之世五〻未備羣黎亦鼓腹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

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情溢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手物日生事日起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焉而已矣注哲有未及我人言之來者有言抑豈我人所能豫盡耶

進來時也人我棄也是故言無當于用雖華必廢言當于用雖俚必存々廢之故言者自知之矣種雖雜要歸有用謂之一致可也道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又何以間哉

從多而寡者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與默之所存矣

崇禎辛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自題于幾亭

幾亭外書卷一目錄

隨處學問

小序

學有二義

以生字明宗

生字貫天人學治

開萬世太平

念合而功專

生質生氣生理

理學二字

上古學天地

先明大主意

繼正學

嘆莫知

答羅佐才問

論語窖藏

論語三條獨異　朝聞夕可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聖人死後受用　聖無生死

戀生怖死　臨化

不朽　混沌是大闔

無欲不欲之辨　聖心有欲無思

聖心無可形似　載道破道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孔子靜中意象　靜中體認

靜中天理難合
半日三分各有所宜
知性不厭應酬
景界助學
晝寢
聖教多說開
知行有難一處
不格物之病
學要牢着脚根
上達下達
道一道二
聖以方成
良知良能
人倫上軆眞
教門總歸人倫
人身中天載
無聲無臭
踐形

天知聖

道寓於罷

江河性清

性善惡

善只是生意

言有所必竆

性習氣

物人聖異同

人物異同

迷性者原未見情

情悅善最切

識性而爲善始誠

倒行可化爲善推

忠信卽上知

情欲嗜慾之殊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大學易大象

易不可易

易益
無極即形而上
無極重在無
繼善
誠明明誠
正心
齊治平
根於心
四德聯舉各異旨
仁義
絜矩即一貫
庸字形容中字
中無事物可擬
樂異於喜怒哀
以方外說直內
敬無二意
必有事
孳孳利善之分

識己自其爲人

善或涉於有我

窮理有人己之判

護短是名根

天地聖人

人皆可爲堯舜

大禹無間

生知安行指學道

顏子不輕任

獨善對天下言

無欲無我有殊處

理窮黨化

厚或爲刺

三才心異而同

有而不與爲禹發

觀聖德不在聰慧

顏子教萬世

生聖聖爲主

學到聖處
學孟子易差
孟子開頓悟之門
漸然後能頓
救時仍計長久
問學德性同歸
荀楊真假
明道與思孟別處
橫渠陽明語別處
程張淺淺
二程
真儒醇儒
三代下有中行
陽明學似伯功
須用天下第一人
陽明用而不用
良知家原重篤行
尊德性自有工夫

易簡有眞似　邪正皆生機
窮理方能見本心　違俗而近情
狂者嘐嘐　假無心
眞假虛實各殊　昌黎是大人物
韓蘇與僧　本朝大人物
立言惟在見到　詳善略惡
從兄在徐行　藐大人非較量
言有二　揚善與譽人殊意
韓魏公善於全交　畫前刪後

伊川焚中庸解
聖經可註不可弁
朱子有望於後賢
梁溪朋黨說
前定非豫擬
養心養才
同異皆天理
極贏於福
脩短分吉凶
九德知人
才分猷為
好惡不專在作用
不得罪於巨室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猶病分養與教
教該養養不該教
長年
士擇官

失於不知亦巳罪　瑟僴赫咺
瞿瞿睱睱　攫艘以不滿示戒
六計皆廉之意　廉之全義
貪詐難槃使　置勝負於度外
用衆用寡　殺無辜不同
人臣不可用君　事君有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聖賢撥天地　行道須禀與禍全

行道倒藉內臣
居卑亦行道
大力者不從風
化穢非勝穢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不得已而用猛
英明難久
至昏不待欺
瑣碎必殘酷
乘權易改過
好言作用
吳中鄙諺宜察
方便說
善人誅衆人
報怨猶云處怨
幾亭外書卷一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一

隨處學問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小序

學言所未盡于此盡之然其間亦別有發明或暢言之則以其文多故外之或直言之則以其無文故外之之外非必緩與淺也心乎內可以觀外。

理學二字

堯舜以來只說敎字從不會說着學至傳說乃極說个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會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个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

學有二義

學之字義爲效故曰時習學之意義爲覺故曰如切如磋然效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是

以誠效人心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雖舉世
習邪其覺不安于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接

上古學天地

學字還指讀書否曰上古無書可讀天縱首出
之人學天地而已餘人則又學其所爲後世聖
賢撰述既多行事在書中心術亦在書中學不
過欲如聖人之行事心術耳故讀書居學之半

以生字明宗

言生生可以誠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

晦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痒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朕正欲于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絶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个生字

先明大主意

爲學第一先明主意試思何故要無我不見我斯不見物此即誠身之樂何故要寡欲不求自

便則決不損人此即強恕之原爲甚先格物格
知萬情與我同情爲甚大居敬敬則形骸意見
廓然俱化爲甚觀於未發惟此時無爾我形相
之畛域分量到極處說盡性性中止是統合人
物否悟頭到極處說知天天于生物外別有事
否燮理者何故欲扶陽抑陰陰殺而陽生泰否
者何故欲長君子消小人小人害人君子利人
然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非爲學大主意然何
故緊說新民安頓斯人自能安頓萬物此是天

然大序民從何處新他只在五倫此是天然事實知此則聖仁爲誨更無餘蘊天地之大德曰生學只是學天地完生生無息之心不然千悟萬悟千修萬修無歸着處近古以來高者聚講明道淺者自好立名而物交氣動未免起好勝之心作損物之事只是此主意提得欠分明認得欠堅定耳

生字貫天人學治

張子爲天地立心四語包括極大然一生字足

以統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人之生也直即其道也聖學以萬物爲一體者也萬世之民安其生是太平也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竆故學不可不知本覯聖賢書亦不可不求其本

繼正學

爲去聖繼絶學絶字似微過聖人原無絶學學亦安有絶時若云俗學非聖學此政爲虛無功利所誤以致失學之正而覺性常存效法不已

學實無絶也第反俗學而歸于正則已繼去聖矣

開萬世太平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絶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别久久決無分别有分别之日短

無分別之運長

嘆莫知

天下莫知聖人則道不明于當世澤不被于斯民矣是以足嘆嘆天下也非嘆不已知也聖人遯世不悔此嘆即萬物一體之憂

念合而功專

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源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

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答羅佐才問

餘干羅佐才問曰伏龍志意欲作一討便宜學問某問如何羅曰值不存害人之心逍遙自在

覺當下輕省快活其曰是欲爲魯仲連也羅勝躍曰正是生平心事其曰若僅留不害人之心害人必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獨貴者以他物不能體天而人能體天懷不忍之心暢好生之德仁民及物代天所爲其所以能之正謂擴克無欲害人之心日日有事念念不忘故不曰任不曰守而曰克其存心用力可見矣若直任此心則自今至老從無工夫可用豈孳孳爲善之意耶既漠不關心則口漫發言身漫行事安

能無害人居下猶不可况履權乘位乎如魯連射矢聊城特促田單之屠戮耳迹若助功其實助虐彼豈欲害人而爲之特任心逍遥不爲民命經營所致也羅拱手曰某持此志告人多矣鍼砭痛切無踰斯言自今以往便有工夫可用胸中主宰棪然一變矣若竊若遁矢不敢怠

生質生氣生理

聖人視艸木與鳥獸相似斧斤以時方長不折爲皆有生氣在不忍傷之與遠庖厨同意凡人

見艸木無聲無血戕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氣也生氣不能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團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論語密藏

心不踰矩心不違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顏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孚者惟堯下孚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密藏

論語三條獨異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

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勞空提醒未有出于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唱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朝聞夕可

聞道之後正可以濟世夕而遽死豈不惜哉聖人亦為此自了語似與欲明明德于天下發念稍殊何也葢道之不聞我不能盡性也是虚生也聞道而死聽之命而已矣業已無忝于生何

妨一任其死我自釋其愧憾也非謂聞道之後漠然與天下相忘也未聞道雖欲濟世而不能聞道則我已有濟天下之具是語也激人以所自盡又以朝夕難期之命動人如不及之心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明道言釋氏爲怖生死故說生死不休極中釋教病根聖人以生死爲常事故不說然聖人罕言生死非僅以爲常事也視聽言動君臣父子孰非常事聖人又何故雅言之葢全受全歸之

理只消從人生倫物用功知生則知死矣何用日日研窮刻刻掛念于幽杳之際耶聖人亦嘗曰朝聞夕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于易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不言所以言生死者則不過如此固非以為大事而不輕言亦非以為常事而不足言只是說此已該彼則謂聖人終日指點皆生死大事亦可因果報應之說於殺陰陽鬼神之說不得數任天擇無人

聖人死後受用

樂以忘憂生前受用死時受用已不必言死後

受用有難言者程朱謂死即澌滅梁溪子謂如此是反墮禪家之斷見豈有賢愚善惡同歸于盡者而況聖人即天地不可以存亡言乎蓋有則從來實有而大易不言有無當時只盡人事只完生理可以不言今佛教既來人人動心于此不可反其說爲無正當直明其實有但非如冥司勾攝之云斤斤可測耳然忠臣義士生而堅貞既有一念堅貞故死而不滅聖人神化自在不思而得行所無事原無凝結不化者在生

前則死後神靈又與忠臣義士不同鬼神或靈於一方或盛于一時聖人無所專在無所不在無專在者寂然不動也無不在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與生時之無聲無臭何思何慮一而巳矣聖人死後靈爽于此可思

聖賢仙佛稍靈一致浮沉碌碌者何處生活

聖無生死

天地古今皆是聖人之心充滿流行處未嘗有所倚着凡人一身只是一物聖人雖同此七尺之軀分明是個太極形殼生前原非一物死後

精神自然周遍不可作散擲無處說得聚所以無事時亦寂然不動到得誠敬祭祀便來格來饗或非禮媟慢即召其戾亦是感而遂通總與生前一般也然則强良者死其鬼亦强良乎曰生前不納規矩則魂魄亦粗浮久必為太虛散遺須知貴賤不移威武不屈要强乎聖人故能隨遇而安太極之所以無極也

戀生怖死

人人惡死細思爲何苟非係戀即是恐怖學者但得平生澹泊一切嗜慾之樂未嘗耽溺不覺其有味則係戀自輕若云係戀兒孫則在平日教誨使足以自立豈須臨時掛心若云恐怖不

知恐在臨死之一刻還是恐在死後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似從來擔子此時放下反有慰幸之意要之聖賢亦非慰幸但破除恐怖即認聖賢爲慰幸亦無傷大抵生前日日用功只求無愧無憾臨死不必除恐怖恐怖自然除矣至于用功性命之人意決不在受用則係戀有生之樂較之恐怖又覺易捐不輕生是全歸不戀生是無愧似我數年但求寡過所憾所怖別有在矣況易簀時耶

臨化

去時何物將得去曰試思之戒慎恐懼如何曰

稍着工夫湛然虛明如何曰單論本體然則畢竟如何曰不愧不怍有臨去悅樂者如何曰猶有悅樂不如竟無愧怍死是極痛苦事臨去悅樂猶有名利心

不朽

不朽之義甚微非名之謂也形而下者必朽形而上者不朽以人身言形色必朽天性不朽有名可稱亦與有色可見初無大異何遽謂非形而下乎學者但思以事業文章立名使果垂于後世不朽者畢竟安在事業是功文章是言功言猶屬形色德則天性不朽矣天性不離于形色要必本于實也

混沌是大闔

天地一闔一闢。闔闢有小有大。自晝夜以至寒暑。自寒暑以至治亂。自治亂相尋不已。以漸成古今。即混沌亦是必然之理。不過其一大闔時。古來不云肇造。云開闢。是陰陽至此分清。不云消亡。云混沌。是陰陽至此糊塗耳。故程子云。陰陽無始。高子云。一物之氣有聚散。統體之氣無聚散。夫無始則無終可知。聖人生時既非一物矣。則死後之無聚散可知。兩間只此一氣。即聚散亦不出乎洪荒外。混沌氣在。則陰陽亦在。但有分清糊塗之別。

無欲不欲之辨

或曰古稱聖通明也心之精神也行造其極也子獨云無欲之謂聖然則孟公綽可謂聖乎曰公綽恬淡士耳無欲者純乎天理一毫私意不存靜則何思何慮動則泛應曲當者也豈不欲之謂哉不欲者一節無欲者全體廉于財者又不欲中之一節

恬淡之士怡身養命泉石自娛以聖人觀之此即欲也特不欲夫紛華之一節耳若聖人仕于廊廟[illegible]隱乎山林要非肥遯自甘也公綽若于才未能如所欲則從違多[illegible]之數寄之孰失其不欲也宜矣然

聖心有欲無思

念動爲欲從此念而躊躇之爲思寂者無念時

也感者念動時也聖人念有所動可謂之欲不可謂之思程子云感不在外蓋有時因於見聞有時不因見聞而天自動也曰無見聞而自動不幾于將迎乎曰將迎者着于事從心所欲者理義自活潑耳非一事已過而我將之一事未來而我迎之

聖心無可形似

物無足以狀心心如止水想得三分心如太虛想得一半惟曰聖人之心如吾心聖人之常心

如吾須臾之善心則可全見聖心矣

載道破道　理之散見為道理之虛涵為心心一道也道能載道故心能載之道能破道故心能破之

惟人心與道配有覺配有理無形配無形故能含其全體入其精微于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焉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心統性情言學者皆以心爲主當其寂然游思欲念纖毫不萌物境事理亦都不着此時如何虞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存程門謂

之敬。及其成功。則工夫亦本體也。着意亦自然也。老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空者見幻不見誠虛者見氣不見理。

孔子靜中意象

靜坐二字。聖人未嘗言。然中中天天。便是聖人靜坐意象。退藏於密。便是聖人靜坐神情

靜中體認

揆日病中靜坐。覺有見性。將到得畧見。乃是澹極無味。一切意思道理。俱歸無用。覺得無可操

守蕩然任其倘去無可奈何也想聖人寂然不動乃將此至無意味至無操守之物惺惺獨存不知何繇得至此日撤然窺見恐未是性若是性安有厭去之理止因前此未有體驗工夫病中萬念放開性之光景偶從靜中漏出學須從日用人倫實實體認力行其有微妙不可思維處却于靜中相遇此即無聲無臭此即有根有據矣要尚是物物一太極常常如此相遇久漸融洽一旦豁然統體太極俱見此時自然不存

意思不着操持不至倘乎其去也梁溪先生有詩云雲開天穆穆冰泮水瀜瀜雲者天之所無冰者水之所結欲消理化靜景可想

靜中天理難合

言動之循天理也易不言不動之合天理也難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宜思而思思是天理宜不思而不思不思是天理若無所感觸之時動念不已即爲失宜雖正亦妄陽明言實無無念時是自遁其戒愼之意

半日三分各有所宜

文公言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為學至切要之法然須乘舟遠行深山獨處方可行之若居官居家難盡如意其故云一日三分其中列出一分工夫為應物用既是勢不得不爾且應酬事物正可驗靜中工夫體書上義理不相妨礙更有相濟處

知性不厭應酬

于身心日親切于世味日澹薄理有固然若云

于性命日精明日透悟而于世事日昏暗日疎慵則無是事心跡表裏無二致安有知性之後反暗於事理疎于事機者葢心已向內未見得力致有厭事之病爲學問人宜以應酬還考

景界助學

靜坐最苦妄想然欲待妄想袪除方去靜坐則無入手處且只管學坐每日坐二次或三次粗粗用調息工夫妄念若來隨即捨去又起又捨數日後亦自漸希餘時或觀義理之書以養心

或聽高人超士之談以空悠或閒步望雲霞聽泉樹鳥聲以散滯茹素飲淡如是一兩月意思必然不同但中人根器淺薄汩沒又淺亦要景界相助家中應酬煩俗須是淺山

晝寢

靜坐大率愚蒙者多犯昏塵巧慧有思慮者多犯散亂究竟散亂無不歸于昏沉嘗思聖人曲肱而枕豈必晦夜或晝倦亦有之宰予晝寢何至痛責如此總是一事情思不同假如應物稍

疲。或氣體偶倦。隨意暫息。亦復何傷。宰我必是無志進修。實出于昏惰、曾有人說靜坐不妨睡去、若爾、則靜坐何爲、

聖教多說開

夫子立教、知行體用、表裏動靜、常自說開、使人切切用功。到功夫用後。自然見得合處。若先說合處。聞者用功。或反不切。

知行有難一處

陽明言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然惡之之心

既屬行。掩鼻而過。又下一層。當屬何事。孟子言知愛知敬。不復言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之心即能也。言知行一。不如言知能一。俗稱能爲會。如能歌云會歌。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以當能字。大有妙理。行字則有時屬心。有時屬身。如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屬心。處掩鼻而過。便是屬身。處屬心止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一。屬身便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爲一。即有未安。

知之與行之分本自相連然如惡惡臭喻毋乃妝宜平貼知一邊陽明先生以聞惡臭為知惡惡臭為行則掩鼻而過將行中一端何也知然而行誼不足辨也但活論則無貼到誠意章未肯增出知能能字太妙

不格物之病

學從虛靈直入其病有二眞者不察于事理之精微則修身立教不能無弊僞者箝裂大閑反爲鄉人之所不屑爲惟格知修身之爲本者始而不敢肆久之而戒懼出于自然矣故學必始于格物然後心理知行眞合爲一

學要牢着脚跟

爲人在世牢着脚跟快尋頭腦方是善學不負此生有等慧士自負明眼吾只洞達本原何必

到處體認心中眞謂如此已是影響空疎口中聊謂如此益將沉溺放縱譬如失足于泥淖蒺藜之中仰頭望山足與頭一體安得下截自溺上截自超此種人正與下學上達相反今日爲學且口戒非禮之言身戒非禮之行心戒非禮之念日積月累但能懇切必到光明實實下學則上達有時空空上望恐下達難免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大非易事儘力邁往未知到期小人

下達消甚工夫一直放鬆與波俱逝士不可不立雲霄之志尤不可不求金石之朋

道一道二

爲堯爲桀如南轅北轍只有兩岐其間到不到各有許多分數或云只是一路行者自分明暗則夷險遂殊曰此說固然飲食運動堯桀何異其間合理背理大相懸殊只爲念頭差遂成兩路發念正者自會尋明發念邪者不肯反躬日就昏昧去也善惡根明暗來明暗根志向來說

道一是眞道一說道二非眞道二

聖以方成 聖為持中執方圓之迹人見為方圓耳方即中節之和圓即未發之中分之為方合之為圓學者宜由方而圓猶之由博而約也若謂聖人敎法圓而行己方尤為拘泥之迹

聖人極圓神者智識極執方者舉動問仁問政之類夫子所荅各各不同顏淵仲弓于問仁則有乾坤之異他人又各別于問政獨示顏以百代大成之法于弓獨告以用人用人亦爲政總腦但與集諸代之大成又覺不同其他子貢則兵食民信子夏則欲速小利子張居行尊屏子路先勞或用其長或攻其病無一相似者義理

圓神因人而示。如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治魯三月過化存神其不可測與智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秉禮持義從未嘗假借一毫伯魚顏淵寧令無槨不肯徒行無臣有臣泼責季路覊旅當厄非賢不主雖至此等去處一味方外到底世情觀之十分板法此乃所以爲聖人是故堯說厥中至圓至神上面便加箇執字夫子說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面便串箇矩字方也者合外內之道也古今千聖決從方處做成

一 良知良能

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然非原有是知能豈學慮所能增入顧端文有言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正此意也然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學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參觀之則于孟子之旨思過半矣

一 人倫上認眞

聖賢千般德意都爲人倫上認眞凡人千般病痛都爲人倫上遊戲蘇子瞻一生大節居家立朝盡無破綻獨喜狎客嫉正士遂得罪于聖門看彼有何惡念有何成心只是將朋友一倫當遊戲看則其病根爾所以聖賢到盡倫處只說個惟天下至誠至誠何如人是個極認眞不肯皮乖不肯遊戲之人

教門總歸人倫

千聖教門須撮總到人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

大經已自提出餘如伊尹言覺是覺于人倫孟子言著察是著察于人倫集義是集于人倫周子無欲是無欲于人倫程子主敬是敬于人倫若克己若無我若萬物一體總在人倫上做父子兄弟之間又是人倫起處使于此稍存軀殼自私之見安得高論別處

人身中天載（天載上無可着處想一着處想便是思而得勉而中而非天載矣待思勉之功熟後方能到無聲臭地位況虛想尤足淆亂其心并無偶得偶中者哉）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

裁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

無聲無臭 從聲臭中做出無聲臭來方是生成之化否則淪于虛寂兩無依傍渺茫之極也無 有耳非絕無也

揆問人倫日用上便是無聲無臭此義茫然曰大賢以下難說此句聖人心同天載則形迹皆天載也子欲無言是無聲無臭諄諄教誨亦無聲無臭寂然不動未發之中無聲無臭飲食啟居無行不與亦無聲無臭晬盎不言而喻面背四體皆不落聲臭矣言動都是器都是形而下者其中點點恰好節節自然不着一毫思勉此

即是道即是形而上者蓋聖人根源透徹工夫純熟到得言動自然合理處如何運量如何發揮此際神妙其實不容思議豈非太極豈非無聲無臭耶佛家不濟全無磨不磷涅不緇水不濡火不熱手段恰在人倫事物中滚着形迹一筋斗𥊍出方纔也落得個無聲無臭世人實用工夫者少分此二層不出混道聖人反不及佛亦何怪焉聖人云下學而上達從人倫日用形而下處實實踐修而所謂無聲無臭之太極形

而上者已達矣張睢陽云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徑說得渾合不識此意雖終身斤斤于言行恐成行習之小儒不實用力懸想于無極之眞則異端而已矣學術旣誤大亂必興試看古來人相食之禍專在虛無大熾之日

踐形

在物爲聲色在形爲耳目用耳目爲視聽效于視聽爲見聞見聞得其正爲聰明聰明返于自然爲哲謀于是形色天性一矣莫非無聲無臭

之天載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非禮勿視勿聽而未返乎自然猶與聖人一間

天知聖

天既無聲無臭何以知聖正惟聖之上達與無聲無臭合爾

道密於器

人或誤用聰明何如不視不聽之足養其聰明乎誤用聰明道在是也既不見不聞道豈不在乎何去以禮視道

或曰耳目人人具而不能人人聰明是天下有道外之器也器依人密道範人疎也曰視則見聽則聞不視不聽不見聞矣以禮視聽而聽明

盡視聽不以禮能聽能明者故存焉是耳目有時離見聞而聰明無時離耳目也道之範人需器之依人疎也道不可離不亦信夫

江河性淸

長江之濁也每有淸水介其中縱橫如線濁者土汨之也淸則江水之體也江河與淸泉同一淸性以其奔流故難見汲而澄之則淸性復矣復性以靜爲澄終日擾擾猶江河之奔也于是有自疑其性惡者

性善惡

孔言性近孟言性善似不同矣孟子之言實以闡孔子荀況言性惡程子言惡亦是性似同矣程子之言實以破荀況陰陽和粹充滿天地人身受之亦此和粹之理從善說性自陰陽說至人身孟子即性說善見人身即此陰陽非所以闡孔子乎氣出于理而不能皆善況不見理惟見氣又不見氣之全見其偏故程子兼氣言性而云惡亦未始非性蓋指氣中之一半言非謂

理善而氣惡也非所以從況乎執氣言性已勝其初剝偏指其濁且薄者而謂之惡是惡人皆順性善人皆拂性其逆禍可勝言哉大抵氣不能盡如理非氣反乎理

善只是生意 人得天地好生之德以生則善字乃一種子未能發便爲有可指之物

性無可言善字只指點其中生意如桃仁杏仁其性如何可言却須是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爲善此生意與告子生之謂性生字迥然不同告子是指其可

見者是形而下他想性中如何有可見之好處所以須云無善此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粹美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理本無形太極本無極之旨自了然矣陽明子誤認善字遂云無善分明是無上又加無也我故云彼誤在善不誤在無

言有所必窮

言不盡意正以言必支於意如明明德盡矣而必言新止加三在字似果屬三條性只是仁仁

之周流[illegible]遂曰義仁之退讓不兢處曰禮仁之有分別處曰知所謂亨利貞不過形容元字而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似仁果居四之一矣語言文字不得不然在觀者善會之非言者有掛漏也故聖人云言不盡意蓋有不盡之時有反支於意之時不盡故支支終不盡語言有所必窮故也言性言上達大都類此

性習氣

嘗語所親云凡童子敎以朴素長猶患奢敎以

敬慎長猶患肆教以忠厚長猶患澆今導之奢肆澆漓吾不知其所底矣或曰是說也如性善何曰性萬古無變者也下之習因上之教者也人所禀之氣質因天地國家之運者也堯舜上壽孔子中壽顏淵且夭西漢以前兒童無痘疹非天運耶一代之初人多淳龐其末季人多澆漓非國運耶世教隆民習于善易習于惡難世教衰民習于惡易習于善難從所衆也上所操也為今之童子欲其勿聞惡言而長為善士猶

集穢而求香得乎是說也于性善何礙焉或曰惡亦是性其即情耶曰氣質也非情之謂也指其身曰吾𤸇弱如是豈意也耶氣質者居理之後居意之前

物人聖異同

人所以異於禽獸止是幾希君子所以異于鄉人人反有千里君子與人既是千里堯舜與人却又一般

人物異同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得名之一字便迴然不同禽獸決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名者何也氣也喜譽惡謗喜順惡拂總只是好勝毛羽之倫見犯則較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其根實與之類豈獨牝牡飲食相似耶曰然則何謂俱異曰以化生爲色非淫也以仁義爲利非貪也以慊心爲氣非好勝也是皆異

述性者原未見情

問孟子以情證性每見至惡之人動情甚惡安足以證皆善耶曰雖有至愚痛癢覺苦調和覺其在于形骸痛本惡類和本善類也饑食渴飲適所求則榮乖所求則瘁在于臟腑適本善類乖本惡類也悍戾奸獲獎借之則歡叱咤之則怒在於稱謂之間獎借本善類叱咤本惡類也夷狄嗜殺然傷殘其父兄必仇撫育其子弟必感在于遇待之間傷殘本惡類撫育本善類也形骸可以徵性臟腑可以徵性善稱謂可以

徵性善遇待可以徵性善則雖桀紂楊廣皆有善情顧彼見情之膚不見情之裏見情之浮不見情之實總只隔却一層耳若眞自見其情安得不信性善迷者徇慾忘性惑者因指慾爲性性其如迷惑者何

情悅善最切

人情悅貴盛壽考不如其悅賢孔子布衣而以比後世之帝王則靡不欣然唐虞無繼世而指之爲堯舜亦未嘗諱其不傳謂人顏莫以天嫌

謂人跖莫以壽持桀紂唐明皇以呼凡士則或怒或惭情之欲善也如是果何緣耶不知性者以情爲飲食男女而已矣則將以此欣悅惭怒爲矯揉爲天然

識性而爲善始誠

或問人志爲善則爲善而已終日紛紛辨性何爲曰此正爲爲善之故不知性本善則以克巳濟物爲矯強知性本善則以克巳濟物爲自然人當爲其自然者不當爲其矯強者此人人所

明也置性不講爲善皆僞曰村嫗牧童目不知書耳不聽講慈孝出于自然安在其必于識性也安在其不識性而爲善皆僞哉曰此如太古之民元氣不鑿純性用事原未嘗立爲善之意今立志爲善之人已是知得世間有爲惡一路矣自然率性不能如太古之渾龐而欲如太古之不知有性則所爲善皆爲之于事而已矣皆調停世故諧適人情而已矣安得不流于作僞

倒行可化爲善推

滛泊父兄結納儕伍放僻閒居見人揜著二者皆顛倒之甚然猶知結納則情意未斷厚所薄者未嘗不從厚所厚而來揜其不善則羞惡未泯詐善者未嘗不從真心欲善而來雖倒行逆施之心可轉令善推所為矣惟處處不顧情面公然以惡自居此却無罅可入或言詐不如直陰惡不如陽然此猶慾直任之人自是本心喪盡直以有恥無恥論不以惡之陰陽論

忠信即上知

遇事不肯浮游。逢人不肯草肏。說話不肯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原是有知覺而不張皇。表暴。著與固聰明聖知。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眞。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昬憒。只是一个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个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違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存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情欲嗜慾之殊

情欲是善惡統名嗜慾有惡而無善嗜者情所專向也慾者欲之係於心也雖出于正亦累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克巳是欲根潔潔淨淨復禮是到處緊緊嚴嚴不可直作一事譬如色根巳服有人邀入娼家斷然不往若說巳除色念便覷何害克巳工夫即不密矣聖人恐得手之後或更脫手故兼下此四字雖昔賢說克復乾道蓋因廓然消化只

在一提醒間其實四勿之緊嚴乃以乾兼坤者也或疑如此緊嚴乃似守禮何名復禮曰守禮是見有禮在以身從之復禮只是從不染一毫非禮之事還其天然之理要知四勿與四毋相似十分斬截非徑自然斬截不出于勉強之意乃所謂自然爾

大學易大象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玄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易不可易

後天八卦專爲人用、故進坎離于南北、然以人事言。代父母者宜在長男長女。今不進震巽而進坎離何也。進震巽。則有專擅之嫌。即坎之九四所謂突如其來如者。進坎離則以中男中女代父母之勞而不嫌于擅。又五行之用水火最大、正位南北不亦宜乎、觀于人身。水火交則無疾。或見文王移易方位、疑後世又有易者、然而至易者用也。不易者理也。後天方位所以行先

天之理伏羲未嘗易天地文王未嘗易伏羲而誰能易文王

易益

讀易不分久暫讀一日有一日益不分偏全看一卦一爻有一卦一爻益不分淺淺隨人意見有隨人之益惟不實體諸日用身心則總歸無益朱子云人未經歷天下事變早去讀易猝難理會未得受用竊疑如是是易止宜于遲暮不宜于少壯矣夫子晚而好易殆壯年急于行道

未暇編摩非謂百世下凡爲後生者未許得易之受用也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賢衆庶各有其用而朱子亦云易大槩欲人修省非必占事而後戒平居玩味其理于吾所處地位當合如何此眞學易之法

無極卽形而上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旣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滯詳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

本無極時使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無極重在無

老云無極、無際、無疆也。周子云無極、無聲、無臭也。其旨猶江河之異源乎。或疑無極本老子，因以其圖有所自來，而不悟無極之非彼無極也。老所重者極也。周子所重者無也。

繼善

一陰一陽之謂道，似道只在陰陽。繼之者善也。

似太極反繼陰陽之後不可不思

誠明明誠

誠則明無分數若有分數未名爲誠明則誠有分數一分明便一分誠天道人道其實不同須如此分別方有下手若論道理究竟便說誠即明也明即誠也亦不差大槩天下至理都如此認得破時分析也得渾合也得揣摩言之分析也謬渾合也謬所以程朱論道間有玄妙類于釋氏者亦有粗淺類于諸子者其實所見不同

在此則是。在彼則非。徹須思索。

正心

正心無工可言。工在誠意。心之正不偶邪。猶性之善不偶惡。靜虛無繫而已。

齊治平

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不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歉歉。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

也百里數十里之間人情風土便有小異不可
不因因之之道要在能辨辨之則可使通國各
得其所故治者辨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周
必分而治之要使同歸于大順民無奇行官無
奇績彼此不得相形斯成極治東漢多風節晨
錄習俗卑污孝文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亦
因循吏之少唐虞成康乃可曰平則齊治平三
言能體之者難矣雖曰修身爲本要當隨處各
有工夫第錄本及末不大費力

根於心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於心惟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

四德聯舉各異旨

聖賢數言仁義猶春秋也錯綜之也仁禮存心春夏也收藏具其後矣巳物仁知春冬也舉其首尾中藏備焉義路禮門夏秋也舉其中見首尾焉惟不竝言禮知夏冬各不可無始也不竝

言義知肅與閉不可純用也皆道也而有别焉自然之理也聖賢之慮也

仁義

秋對春不過義對仁不過

絜矩卽一貫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卽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于學者最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庸字形容中字

庸非對中而言是將庸字形容出中來中者庸之體庸者中所顯也人發念尚不可覩聞喜怒哀樂且未發則中何覩聞之有故以庸形容之庸須就言行看夫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若籠統說心說理反混聖人說庸字之意

中無事物可擬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于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

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

樂與於喜怒哀

七情之中不及樂樂者性也未發時不可言喜怒哀可以言樂七情皆有所觸有所着樂無觸無着也故曰樂者心之體樂止是安然無事意若時時愉快近喜近愛近欲非樂本色故學未見性則不能樂

以方外說立內

伊川先生以整齊嚴肅說敬入門處最親切有把握整齊嚴肅自是方外外方則內有倚靠游思雜想不容出來子說敬義立而德不孤成德

如此初學如此徹上徹下義以方外制事慊心俱包括正衣冠尊瞻視是方外一事耳

敬無二意

敬對怠言者奉持之意也對肆言者斂飭之意也對紛散言者專一之意也對昏擾言者精明之意也總是提醒此心卓然自主不掛一絲實無二意

必有事

必有事卽集義正是躁忘是怠丑不思養氣急

問浩然如何形容即形容之丑胸中不曾有此物如何理會如何想見只此一問便是正的根子勿求于氣勿求于心便是忘的樣子義襲而取便是助長的樣子上二件只是不會做工夫却非僞學助長直是作僞義襲如衣襲于身全非吾身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天下惟此種人最多所以待闢一段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可見當時僞學已遍天下又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見浮僞之心一萌終不可以入道學者惟

儒病難醫

孳孳利善之分

孟子說孳孳爲三字是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也伊川先生以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闡發至微愚謂爲一身計較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不思而得用盆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施四之時晝慕蹲躇蓋雖聖人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爲君爲相日臨萬幾與隱居燕處實有不同不得

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寔然一毫何思何慮也執此論學斃流爲禪誤世將長將大若論心體則明道先生所謂百官庶務疏水之樂在中實無一事此百慮而何慮者耳孳孳爲善且勿言何慮須使百慮皆從公處起若自覺自了雖湛然一無計較亦是利學

識巳自䒭爲人

聖賢大都勞心神禹更兼勞力總是爲人自世情觀之未必無不䒭之念豈知聖賢正自顧此

未成而急急既成而安安無他世人見一身爲已聖賢見天下爲已自然親切也後世人全忽此意視有爲鄉邑者且共起而非笑之況爲天下謀爲後世謀乎益以爲無謂矣學之不明無怪其然

獨善對天下言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

有以成人

善或涉於有我

有貪者曰多取之可以肥吾囊槖有廉者曰少取之可以顯吾宦途有學者曰不取之乃以成吾清節清節之見高矣然猶是形骸之見義當取取之而心安則取之義不當取之而心不安則弗取而已矣此之謂性學其他用法之寛待人之謙恐以此推刻與倨君子所弗居不足辨也寛與謙君子所以自持不可不恪也惡皆

出於有我善未必合於無我格此之謂物格

無欲無我有殊處

或問無欲即是無我否曰固是然亦有無欲而未必無我者如沮溺莊列之流實無求于世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他看得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時是失着伐木絕糧處處是受虧只揀便宜的方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晳邵堯夫陳白沙灑灑落落浩浩巍巍儘有與物同春氣象如聞洛陽橋杜鵑便愀然不樂此等心腸已

與沮溺懸殊然決不肯粘身在內如鳳凰翱翔千仞胸中尚覺得自家是個鳳凰也大都沮溺無營求之累亦少惻隱之心曾卻有同憂之心不為同憂之事雖非形骸意見之我畢竟將自身列出在萬物之外須如孔孟濂溪明道吉凶與民同患時刻不忘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無我

窮理有人己之判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為人之理也窮至為人之

理窮至爲已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可妄受然孟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卽窮也知人已之窮有所不同卽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然則君之視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盡以爲不敬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堯豈敢以爲賊其民者哉化枉格心正于此用乃爲自盡其道

理窮黨化

認黨爲理之所宜有使後人宗信豈不爲世道之憂此非習氣難化畢竟窮理有遺也想知黨之不宜有則廓然消化豈賢者之所難

護短是名根

護短只是好勝好勝只是名根試思一時有錯或過後自覺其非或因人言救正言即改言事即改事我既暢悅人亦心服心服則必稱揚豈非盛德豈不令聞廣譽乎一懷護前之心于是多方飾非昧心害事無所不至豈惟害人亦終

害已豈惟失名且終得禍護短之失如此智者自思之

厚或爲刻

仁體不明往往見近而忽遠一當要路孳孳以引拔交遊爲長厚豈知不問賢愚則一貪子一殘夫立于民上鄉國之受其荼毒者幾千百家矣厚耶刻耶又如親戚有事求伸若槩爲協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屈厚耶刻耶故學者貴明于萬物一體之眞意引拔須擇人扶

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天地聖人

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心察乎理天理無心而自察

三才心異而同

天地與人心儘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禎瑞出焉王莽祖墓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義不歸強暴其附嬴秦者劫於威頌莽功德者受其欺耳及其稍定憤變隨之

雖然天之見禎于小人亦未定也旣克有定突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于大同然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惟聖人之心常定然天地生聖人者也故雖聖之至者僅能配天地非能過于天異端自謂過天是不知本

人皆可爲堯舜

子愛父母無一點僞心乍見孺子入井無一點欲心堯舜與人同謂斯也人皆可爲堯舜謂斯也若夫神智馮才良録天縱孟子孳孳一生未

能躋堯舜之域而況他人乎善學聖者勿慕其聰明惟思其誠慤亦非思聖人之誠慤也自存而自擴之

有而不與爲禹發

秦漢以來人主不以安天下爲心以有天下爲樂與之也不與則可以授他賢與則巳子之中猶有與奪扶蘇如意皆以不終葢雖始皇之威漢祖之雄不能保其子與之害至于如是禹德不及舜分量然爾不在禪繼之間若令茲念有

差尚奚云聖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並稱不與其旨微哉不然舜之念天下豈待闡揚而後見也斯語也發禹之幽不光舜之顯

大禹無間

禹無間然註謂豐儉得宜說者頗病其淺看來盡力溝洫亦難言豐只是獨存一爲君之心無一毫受享天下之心參雜其間耳凡人理欲兩念相參便有間如九分理一分欲此一分參入便是間隔處縱使不遠之復此隨斷隨續豈非

間乎。即顏子三月之後、一念或違、亦是有間、故無間非聖人不能。或疑下三者都着事說、或者禹德猶粗、不知事與心、豈有二處、到如此纖毫不差、豈是斟酌勉強所能得。或又疑爲君之事、未盡于三者、夫子隨舉以例其餘、夫饗親饗帝、愛民、豈不足以盡爲君之責。至于孝親一念、達于庶人、何獨君責、此又二者之本。曾有不愛其親者、而能體天以愛民乎。禹之行事、雖一一精到、夫子言語、亦一一分開、到得道理、莫非一貫

觀聖德不在聰慧

文王生數歲舉家便知其有聖德不知在何處觀之曰孝而已矣只是孝得周到曲盡便是通明便是聖處其為世子也問安視膳多方想少小時即是此根脚後世有從小穎慧絶倫者號曰神童其長也或無成或小成故通明是聖然觀聖德决不專在聰慧上

生知安行指學道

從幼小時內不萌一點嗜慾外不染一毫世味

惟知學道無所勉強此謂生知安行非謂堯始立時即已巍巍則天孔子十五志學即能從心所欲學者不必慕生安小時已誤徒追何益不知從今發憤致思于成功之一耳

顏子教萬世

視聽言動因請目而發甚酌虞夏商周因問爲邦而發博文約禮亦仰鑽後一嘆所發後世始知大聖人教門顏子平生無言而元公以爲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似謂其功過于曾思

之太傳中庸也太極從未有圖造自元公與顏子相似即微過書四十篇其功已倍蓰諸賢矣或乃謂其立教未備不及程朱聖賢功德直以言多少計耶

顏子不輕任

舜何人也固是顏子志大亦因自覺得有此力量不然或成嘐嘐之狂者又其下則大言不慚

生聖聖聖爲主

揆曰既用聖聖爲主則知之矣既生聖聖爲主

所主者何事用舍壽夭皆自主耶曰否仕止久速自主也用舍不自主也修身立命自主也壽夭不自主也觀孔顏則知之矣欲從末繇志至而力未至顏子于作聖猶有不能自主之意焉孔子則無是矣希聖而聖希天而天天縱之而不能禁故曰旣生聖聖爲主非聖不可以言自主

學到聖處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然未敢便謂是聖人

何也曰學者覺也孟子覺悟已到絶頂造詣涵養恐尚未化太抵高明之人竭其心思無所不通要便到從心地位却甚不易後世如伊川橫渠識悟議論豈無聖人透徹處所謂造道之言非必言其所已至也

學孟子易差

修道之教無成法孔終身言好學孟言求放心孔言致知孟言良知法孔者無如孟以其時漸外視學問指仁義爲戕賊故也有偏而後有修

修偏者必以正孟子直截非以修修世偏歟孔子進求退由亦此意也象山陽明皆祖孟而遠孔故程子曰學孟易差學孟而差豈其能孟

孟子開頓悟之門

孔子一生語修語漸學者悟門頓機皆孟子闢出要只發聖人不言之蘊耳一生願學正遵守其學問豈模彷其行藏

漸然後能頓

孔子曰一日克已朱子亦曰一旦豁然頓也其

實漸中之頓也疇昔研究俄而決焉疇昔操持俄而脫焉蓋誠有之若夫一生昏惰及其沒也而湛焉作明萬萬無有

救時仍計長久

聖人不嘗其時不語其道也隨時而立教又足以垂萬世而無敝孔子言學子思明性孟子直提一心各因其時也然皆萬世而無倣爲慮長矣程之主敬其庶幾乎良知之敝不百年而已見

問學德性同歸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音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

荀楊眞假

楊雄本無意學道所以不顧大節荀子實有意學道可惜不見本原一眞而膚一沉而僞韓退之亦被楊雄瞞過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爲狐妖矣大抵立言垂世之人後世聖賢放出知言眼力又立箇論世方法任是老奸斷逃不過太史公亦云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此二語極好只觀蘭陵令厲人憐王一書超然于春申之禍視艸玄投閣眞假瞭然

明道與思孟別處

聖賢言語皆爲人修道直指道體者少其所言或微有迹者是不得不如此說孔子言操則存心如何可操又將甚去操他出入無時心如何出入蓋只是說意意乃心之所發亦可以言心也孟子直言存心養心而後賢已謂多却存字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實理實事贊化育亦是實理實事明道先生謂氣則只是氣說甚充塞化育則只是化育說甚參贊此皆直指自

然故以思孟之言爲有迹也養成浩氣確乎與匹夫匹婦不同聖人得位艸木蕃魚鱉若雖非有加到此方無虧欠耳天下安得皆生知不思之人見最上一層事哉夫子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與贊賽何異思孟說盡道之功程子徑言道說盡道之功却不妨道徑言道或妨修道之功顧端文有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

橫渠陽明語別處

横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嘗言之惟陽明云堯舜以上善無窮横渠所言心也乾行不息而已安有進退陽明所言事也事業遇時而成安有窮期若亦以心言則非也横渠之言似淺而實安陽明之言似深而有病

程張深淺

深造則曰深張獻公以之深造則顧淺程純公以之其云原來只是如此中夜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所謂易簡所謂如此而已矣皆說

景界獻公一生蓋未到此或云學問愈膚淺愈佳此又鈍拙無悟粗心不思者之語

二程

純公作用之妙過于言詞正公致知之精過于涵養神宗英銳遠勝齊王齊王聽孟子言數數感悅純公面談上劄神宗漠然意者言下機神猶遜亞聖歟至其屢令劇邑過化存神且放青苗機同獵較溫中作相豫知激禍至矣不可尚矣正公經筵存自重之見箴規少自牖之方寮

友遺漁羣之誚然窮理傳易盡性知天思孟所未發者悉闡自先生使後學無不剖之疑無難用之力三代以後一人而已兩夫子竝產于一門噫何其盛哉殆與逵适隨騧齊駕爭衡者乎十亂遜于五臣安知二子不隆于八士

真儒醇儒

為真儒易為醇儒難康節象山陽明莫非真儒粉飾之心盡自慊之意專矣醇儒非周程張朱不能當他人未免夾雜是儒之醇者真又不足

言而後世第求醇于議論不問躬修不探造詣將舉訓詁淺夫鋪張偽士而羣目爲正學也孽儒反易得乃爾乎或言非醇不足爲眞此又近刺康節象山之流寧可呼之爲假故必先求其眞次棣其醇。

三代下有中行

三代而下德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武侯學甚淺迹有微岐于王道者汾陽王全未知學徒以才識度量成功業威望因功業威望係天

下安危及爲中書令則于格君心係太平之道鈌如也然事君處世雖窮理盡性何以加惟諛殺張曇逐吳曜亦不遠而復好樂繁華則無理義悅心之故耶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爲顏一爲孟矣

陽明學似伯功

王文成一出雖初學者皆藐然有輕朱之心其雄傑者自以玄解捷徑超然獨得實沿文成之習而忘其所從來一毫初非自得也文成有詩

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隮鄭于
朱加以影響二字排詆已甚至比其弊于楊墨
曾見遵守矩矱之士反蹈無父無君之罪乎又
云溺于見聞導奸滋僞吾觀陽明門下與今百
年來流弊則口舌機鋒而踐履多慚者往往有
之若伊川晦翁之徒或有拘守矜莊之過正無
奸僞之弊也先生存日曾覺門弟子有空談玄
悟病端頗爲致戒乃以此過議前賢殊非前賢
所應受則毋乃微挾勝心良知猶有或掩之處

歟謂之異端則不敢謂之正學又未安項處士
鄧元錫撰　皇明書列薛文淸輩爲道學別
王門爲心學心學先生自謂也然謂吾乃心學
而非禪學其居心學者致良知也其不居禪學
者不遺人倫不捐事物也夫所謂致良知者非
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堯典言明峻德言
峻恐未見虛靈之卽爲德性夫子易峻以明使
曉然知此德不過吾心之知覺也其功則言致
知卽明德致卽明之耳不言良良可知矣孟

子以不慮爲良知而未及于致陽明就致知之中補一良字于良知之上加一致字融孔孟之意而爲言非剏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也救弊而發于隅唱和汎掃訓詁無伊周之澤有夷吾身犯之功其不居禪學者誠知人倫不可遺事物不可捐也然云心無善惡物無善惡非乎等之說而何良知者是非之心也無善惡又何是非無是非又何好惡無好惡又何黜陟勸戚無好惡何以誠身無黜陟勸戚何以治天下欲

不謂禪得乎然而先生眞能治天下者也才則然也豪傑之才亦豪傑之學自漢以來道學之有用彰著奇偉莫如先生蓋其精明堅定因不動心之故愈能展舒其才智得力于學者良多足以救董生而續濂溪明道使後世鑿鑿乎信學之不可以不講而心之不可以不操斯又孔孟之大功臣矣儒以少用爲後世輕自董生始儒以大有用爲天下重自先生而復

須用天下第一人

孟子而上其學皆修身以治天下體用未嘗離也漢四百年僅得董生一眞儒言天人言德刑言誼利粹然無疵而體用之分實自董生始使之爲政安內攘外必無毫釐之功抱其徒善不究心于良法內奚綏安堅執和親以爲禦戎長策外奚綏攘故使後世功利之徒輕儒者之無用始于董生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于學而爲道者反不涉于事括盡漢以來之病至文中子而體用復合然讀其書大都遵名敎守禮

義品騭人物稽考制度而于窮理盡性未底精微則所謂體用合者僅合以踐履非合以性天著察也蓋是第一流天資而不得大聖爲之陶鑄有速成之心又天奪之年故所造止于是朱子謂其高于仲舒而本領不及然使更居世二三紀邂逅文皇格心移風當不僅貞觀之治而已隋唐之間有此俊傑而唐不及用宋有濂溪明道兩夫子而宋不能用當是時房杜王魏皆其及門非不大行也韓富范馬同心斷金之朋

非不繼相也然皆非天下第一人周公而後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放用于天下自孔孟而巳然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陽明用而不用

妬賢嫉能人臣首罪人有才德勲勞則主上釋其憂危天下荷其奠安我亦與享太寧之福矣正宜贊成之愛樂之徼徼之何爲而反忌此非獨于義難容亦情所大不可解也其嫉之巧者于功德隆重之士不敢明厲則爲術以擠之昔

張羅峰居政府聞王晉溪推服陽明甚加慕尚欲引與共事而桂蕚大不欲乃薦平兩廣迹似急公實以斷其入輔之路使文成得輔明主廣援賢能豈憂乎蘇受者無人哉以薦爲擠奸臣之深曲而難察也如此故文成似大展其用而實不得用似累建不世之功而總非其安天下定太平之功人見其制敵之能不得盡其新民之事亦千秋之恨也所謂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效用于天下又孔孟文中子濂溪明道而後之

變局云惟孔明身兼將相屈于國勢惟先生將而不相屈于職守

良知家原重篤行

陽明之學最重篤行全本人倫彼惡世學之襲取于外故專反事于內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反以口舌見解篾躬行也特因創爲心得駭之者衆遇信向者即津津引掖稱許不暇覯行曾未幾而其及門之士往往 議論機鋒自負聞道稽其踐履有媿中人陽明蓋亦尋悔其

立教之不能無病矣病不在致良知病不在知行合一病在無善無惡如云欲觀花則以花爲善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豈知此獨可言花艸耳若禾之與莠便實有善惡豈有愛莠而厭禾者耶偏而不通近于遁矣世間實有君子實有小人何可謂從吾分別心起其徒自得此說遂有混同清濁輕忽操修之見試思陽明中年以後何等立身人倫取與秋毫無玷所以忌其功疾其學者亦莫得以他事訾之獨以立教之謬

流弊不小以彼英雄若使天假之年所謂無善無惡即心即理等說未必不自改正所以覺病而未及速改者亦因微有好勝意若化盡我見即如朱子晚年往往自非適以見重于百世也

尊德性自有工夫

向認尊德性是主意道問學乃其工夫今知不然尊自有尊之工夫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便是尊德性實事如人心本自廓然大通止爲增立意見便有畛域任是道理上意見亦有勝出

在我道理之外者矣安得廣大致虛主靜不設一解便是致的工夫人心本自超然物表止被嗜慾牽纏掃除得潔潔淨淨便是極的工夫中庸說此數條字字有着落向來都認作道問學以尊德性盡精微以致廣大道中庸以極高明竟將實工夫當虛主意自詡步步踏實不知蚤遺却上半

易簡有眞似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味天下二字要知無窮

無盡道理都只在此知得修身是工夫易簡信得性善是本體易簡心安意樂終身不回若無善無惡似已認得十分易簡却又須爲善去惡豈非勉強其意旣屬勉強其事則反繁難

邪正皆生機

邪正皆屬于生機原其能生止可均謂曰善及生而之于善則善矣生而之于惡則惡矣譬諸艸木枝葉花實皆生機也變而爲壅腫贅疣亦生機也非生則何變

窮理方能見本心

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可據不明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不足據或浮焉而專顧世情或僻焉而不顧物情浮則喜于順人戚于拂人是認世情為本心也僻則徑行已意不惜貽害是認本心在物情之外也世情有宜顧有不宜顧非格物何繇分其宜不宜非物格何繇使本心之自得

遠俗而近情

俗士專被世情牽縛及有世情略輕之人又易入于孤冷須是與紛華盛麗之俗見時時相背與日用飲食之恆情節節相通方成學問

狂者嘐嘐

行不掩言止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者之嘐嘐與大言之不作心事判然

假無心

有心不如無意眞用意勝于假無心

眞假虛實各殊

眞實虛假有異乎曰眞是誠假是作僞實是充滿虛是空疎眞假者心術虛實者學術如禪家之遺棄王安石之拘拘止學術之誤非作僞也然足以敗人家國而有餘矣何必僞哉

昌黎是大人物

我輩生程朱之後曉佛之失不難況 聖世功令以儒轄釋 天子從無隆重邪教者則理亦益不難唐承五代之後人主淆泣瞻拜舉

世幾無復人心前此又從無闡破禪病者退之絕無依傍粗粗守正便是千載人豪試想他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何等膽量所以程子極力推許斷不日之以文章之士

韓蘇與僧

退之骨氣嚴正子瞻襟懷灑落退之重大顛以理子瞻狎佛印以滑稽退之生平闢佛皆以福田未渼探佛理也當時天子崇尚異端海內風靡而退之獨力不波晚遇大顛想其人實實衆

悟不以福田爲心較尋常學士大夫傍儒理而無所得者反有勝焉好學者人人可資人人取益不得于同類亦何間乎緇流遂與往來商訂無足怪也予聽性喜詼諧而外記所載佛印能言尤穢褻無人理殆釋氏之狡童禪家之蟊賊乎豈得與退之珍重大顛同日而道

本朝大人物

明有醇儒二人曰文清薛公與今梁溪先生有大功臣二人焉曰忠肅于公永嘉張公有振古

之豪傑一人焉曰文成王公然其學禪家餘緒未上之旨告子之徒其立朝有大功其立身無過其立教小過或曰梁溪淡粹質誠然料人應變不及文成曰然孔孟之傳必如梁溪始不失

立言惟在見到

見到後其言相反其理大通見不到時其言依傍其理馳背

詳善略惡

詳于稱善欲傳其爲善之法俾便于倣傚也畧

于稱惡使知惡之貽穢而已亦從而詳之將教後人以惡法耶便于效尤聖之所深防也王文成兒之

從兄在徐行

義之實在從兄若論事理親尚當審于所從況兄乎孟子言堯舜盡于孝弟即舉徐行後長一節爲証惟此乃必不可不從者以此説從兄自然義理通達無礙聖賢言近而旨遠目前便是近推尋無病便是遠

藐大人非較量

藐大人、爲儀衍妾婦輩發藥。與語宋勾踐囂囂同意。孟子四十以後、定性知天。豈必與濁世王侯較量邪。故知非自謂也。孟子未嘗說大人亦不好遊。

言有二

探問訥言恥言、言若此其輕、不學詩無以言、又何若此其重也、曰言固有二。非行重而言輕也。訥且恥者、對躬行而爲言。人情自舒所有易

至溢分故加意收斂之非輕之也言出于學詩者酬酢天下之言事父事君則敷奏以言承順以言諷諭以言當大事則明理以言撫衆以言擯使以言出而治人則折獄以言屈敵以言居恒親友之間則相規相勸以言此之為言所係甚重而行且大半在言中矣至于言繇學詩更宜深究惟指風雅不槩四始也大雅與頌自是德禮蘊奧惟風雅詠歌眞能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非謂學詩之後能自宣其抱負

工其詞章也對躬行而爲言者不言愈善豈須學耶

揚善與譽人殊意

稱人之惡誠哉薄夫逢人則譽未爲長者漫譽媚人也揚善愛人也心事懸矣所謂君子者人有善而樂道之人有美意而贊成之

韓魏公善于全交

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于大畔未出而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分

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辯論不休或傷交情無資啟悟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韓魏公與之同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歐公此見畔道不小韓公容之猶爾只為灼見其僻之難破姑以全交

畫前刪後

理或匠心而實是語或尊聖而反非邵子云畫前元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刪後更無詩則過矣氣運變故聲調變聲調雖變性情不變後世之

發乎情歸于正者皆三百篇類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必謂無詩則堯夫一生詠歌亦非詩矣又何以憂吟何以得意爲

伊川焚中庸解

今人輕于著書只是念從立名起不從天下後世起伊川先生中庸解度必有精微處晚年因不滿意焚之寧自費數載勤劬必不忍以纖毫病痛貽後世聖賢心事如此故曰欲立言者先立心

聖經可註不可弁

凡註釋聖經序例宜在後自所撰著則序例宜在前程朔朱蔡皆弁序例世世家列傳于聖經本文之前使讀者開卷不見聖經愚意未安也孔子繫辭說卦即後世序例之屬皆次于卦彖爻之後此釋經之祖矣起諸賢于千載當謂如何

朱子有望於後賢

朱子論胡文定家藏二程先生集有文定删改句字不如仍存本文因謂文定當年安知無未

慊意處望後賢救正此語不惟見文定之心兼可以見朱子大公之心四書詩註傳是其一生研窮盡力處周易本義似太淺畧然讀其易說幾許發揮每條只撮總一二語爲本義其深且該可知朱子自云未暇重整頓過晚年所得益不可量近思錄專採四先生語以定宗但程張語錄頗多聱牙得將方言字面畧與滅除使學者讀之了了良足快心又非但朱子所深望當亦仰遡二程橫渠之意也葢語錄原非程張手

筆不過門人所分記當時程門高弟尹焞已有語錄不可盡信之說朱子所以不用全文只節取緊要數句而已既可節其首尾則中間方言難解字面如大小大事之類又有連用俗字使人貿眩者亦不妨稍與刪潤明矣原宋人語錄之設不復修辭直存朴俚正欲人人易曉若煩冗晦澁反有學士大夫所不能讀者不幾背其本意乎梁溪先生有朱子節要一書悉准近思錄例彙集其尤允極精粹愚意宜併入近思錄

每條之下名五子近思錄以成全書又小學一書亦須後賢訂補通鑑綱目大義凡例朱子手定甚精其間書法或門人輩所雜爲儘有害義理處如李輔國弑張后書殺蜀漢正統乃漢帝之亾用魏謚獻不用漢謚孝愍此類甚多害義甚大不可不改正但此書 先朝奏請刊布不敢擅筆須聞于 朝彙集衆思酌而定之

梁溪朋黨說

梁溪先生論學至精當與程朱語錄同看其詩

文亦多妙境復七規山居課程開示初學均有大功惟朋黨說一篇猶似有激而發

前定非豫擬

德根心功根才言根學皆豫也行誼隨日用而顯經濟因事會而成文詞觸景物情感而發皆無可豫擬也前定則有本不豫擬則自然

養心養才

才士無以養其心閒居時便留意聲色自磨耗其精氣竟成無用若畧識學問趣味自然覺聲

色之味短有以養心卽有以養才

同異皆天理

凡事求其當而已宜異而異則獨立者義也宜同而同則從衆者義也第君子從衆之心亦或與衆別如易麻爲純衆人趨其便耳夫子則取其儉便卽人欲儉卽天理一點破卽有就人欲返天理之機只爲世上人欲之獘都從天理末流得來聖賢維世機率如此

極贏於福

極視福贏其一又壽與考終爲二福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視福且贏二矣顏眞卿八十死于賊壽固未必考終夭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惡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贏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藏樂于其中惟善可樂惟樂善可以不倦君子有善不必復言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嗜慾而反生戚戚既成惡又滋憂故

不可不分爲二也君子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亦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極亦二也此性教之吉也

脩短分吉凶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有吉凶之分蚤晚之間耳因而分之箕子所以覺後覺殖而齊之莊周獨居于先覺

九德知人

皋陶羣聖之宗當將爲先宗之以後箕子又宗

禹看他提出知人安民四字括盡千萬世學問治道知人之法又立出九德洪範說三德孔子說狂狷中行總是一派周公說文武克知灼見人心處亦只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爲其切實精當故羣聖遞相遵守蔡氏解爲成德自然程子以爲唐虞論學之密也葢上半是氣質下半是學力上半是德性下半是德心雖在隆古天生完德能有幾人變化矯揉惟在湊造寬而栗者大度之人恐弛小節如王濬杜黃裳是也故

欲鎮密無鑄柔而立者柔順之人恐欠骨氣如龜山楊氏朱子猶嫌其氣弱直須赴義當仁壁立千仞愿而恭者謹守之人易至懷安譬如曹叅雖遵何約束然與醉吏唱和豈當時果無一事可為若具恪恭之德便能就清淨寧一中隱隱有與禮樂致太平遠猷豈敢一于蕩佚如此故須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有治才而敬者勞畫兼人恐起恃心須小心翼翼擾而毅者安于彎勒恐或退縮須聞言能斷二種相反相成子

路宜退冉有宜進即其証也直而温者質任本心恐犯客氣如唐介永叔之流嫉惡太甚圭角全露須坐人春風中簡而廉隅者率真之人易至疎畧其甚即成原壤須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剛而塞者能自勝私挺然萬物之上常恐以此自足如不忮不求終身誦之是也故須有許多道理涵養其心充塞而不至空疎若止言篤實則與剛不相忘矣彊而好義者徒勇爲客氣合于義乃爲正氣觀君子爲亂小人爲盜之戒可

見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猥是沉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陽是狂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士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即皆中行皆平康皆陰陽調和之人矣陽數宜勝故陽五而陰四九德之通天人括政教大抵如此看來上古論人極密緣聖人自已操心極細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後世學者心粗自家未嘗在此條路上一一探討經涉遇人如何觀如何察得知人是經世中第一

事論到此全不關人直是學問中第一事

才分猷為

有守是德有為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為二種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為而才始備周全審固屬之人專多氣魄擔當屬之天賦多靜處照見本原則臨事之思易入掃去嗜慾則任事自勇何人何天止患不學

好惡不專在作用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與大學同否曰不同論語總言心體大傳就其中抽出一節作用不但惡以成愛所指不同本義亦自分偏全也譬如英主令辟一時舉動儘有能先能遠者豈得便謂仁人論語所稱則能先能遠等事自然包括在內

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有公心為政果持身無缺行事合宜彼自不敢不聽若我未能實有實無諸已或處之過

激則我固有罪焉故曰不得罪于巨室君子自反而已矣非畏巨室之敢于我抗也公清正直是體忠厚和平是用專以公清正直自居而無與人同善之心則政不行矣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齊宣王所用無賢臣觀孟子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則可知矣故諸大夫所賢所不可皆勿聽信而必考之國人特藥齊廷之病非通理也擇賢而任則可以傾心委信安有用舍大事不

問臣而問民耶且小民之意何因直達于上不憑諸大夫則仍憑左右耳或有奸人者反借通國以用其君此愈不可不察

猶病分養與教

博施濟衆養爲主修巳以安百姓教爲主使天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不孝弟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奈何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夫子再言堯舜其猶

病諸一是惻隱而難忘一是欽恭而不足佛家要度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盡據此發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謬耳遺倫物則修身無實遺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以故聖人謙而善濟佛氏誕而鮮能

教詠養養不詠教

教可以詠養養不足以詠教篤恭而天下平動則變變則化皆單說教養自在中菽粟如水火民無不仁惟此言以養詠教然孟子因戰國賦

歟煩重救時之僅論也盜賊衰少囹圄空虛漢文貞觀大抵可見所謂仁者僅止于此矣若夫日用飲食孝弟忠信人皆君子比屋可封則安可得耶

長年

揆問柁工何故稱長年曰行舟之器爲帆爲檣爲篙爲纜非一也而柁不與焉其趨揖舊帆之人亦非一總雜而舉之更迭而爲之惟柁以一人總持有獨擅之識膽年雖少推爲長年舉以

喻大不猶百僚有揆三軍有帥乎唐之盛立相一人翼以左右丞武氏竊命其命將也華罷監軍斯其爲天下之智不溉于行用矣天下事不衆不集不專不行有聖者起因長年以立將相

士擇官

或曰士不可擇官而處曰困也然自量其才難擇無害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擇也今人顚用之辭卑居尊辭貧居富是以害義推之則辭勞居逸辭險居安辭閑習居當路不惟辭之

且逃之不惟居之且求之其謂事君何
失於不知亦已罪
不知者不坐所以寬人君子自責自修不應以此爲解分內之事吾所宜知如處家則一家之事居官則一方之事爲輔弼則天下之事莫非吾分內也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聽言之誠或喜于聽言而人不敢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褊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反以取害或處之過當言者慮此而不敢告也不知

係于不告不告亦我致之則凡分內之事失于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為解

瑟僩赫喧

瑟僩赫喧前後義應不同前是用功之光彩後是成德之光彩如不學之人語言容貌自無可論若頗知學道者對人自有一段意思世俗不覺而有心人必覺之豈待德成之後方有威儀也不可諼亦然前卽不忽其用功後卽不忽其成德所以君子真心為學發應有一段感動人

心處使人厭我笑我只應自反若切切恨人分明是不曾知學爲政亦然

瞿瞿蹶蹶

蟋蟀之詩思居則言瞿瞿思外則言蹶蹶何也居是現在之事不患不爲只恐少顧慮故須瞿瞿然長慮却顧就趨赴之中常自提醒算計一番庶無失着外本稍緩易至蹉跎畧有餘力便須汲汲動手故反着个蹶蹶力所用則更加心心所啇則發着力良農作家如此良臣謀國宜

如之何

　糧艘以不滿示戒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

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　祖制淺微到處

垂戒百世君臣體察不盈之意到處守謙可以

通於天地神人

　六卦皆廉之意

六卦皆冠以厥周公若曰是有位者之本分云

爾人以穿窬爲至垢未删以不盜而薦高修婦

以私奔爲奇醜未聞以居室而稱貞節仕以受賕爲大罪未聞以不黷而盡官方見天下之多墨吏而自矜其不墨者不學甚也大抵天下理法爲之是惡則不爲僅得庸常不爲亦可則能爲乃成名德

廉之全義

廉是圭角圭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爲廉即不滛者亦曰廉于色是不貪貨賄乃廉之一端非全義也

廉未當士之至行不黷又未盡廉之全義而人顧以之自多士所當爲真止此耶

貪詐難槩使

使貪使詐其說頗能誤人蓋專指行軍非槩言爲政卽行軍亦謂有忠廉智計之士爲元帥則若輩皆堪供偏裨走卒之用耳豈用若人秉樞專閫哉若人而反能用賢士乎是以一貪廢百廉一詐廢百忠也謬元帥而托貪詐之說者非知將將之理也

置勝負於度外

勝敗兵家之常旁觀者議爾為將亦云是庸醫殺人而曰自古皆有死耶韓魏公語范文正曰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卒有敗兵之漸知其必死則不宜投劑難保其生亦不宜投知其必敗則不肯進兵難保其勝亦不宜進

用衆用寡

淮陰驅市人鵬舉鍊背嵬淮陰善用衆鵬舉常用寡戰國之末民咸習兵葢終西漢之世皆然

所謂市人特不習約束爾非不習弓弩劒戟也若果不習兵之市人雖淮陰能使持白挺而漫鬬乎淮陰嘗用少矣以數萬破成安君二十萬是也其用多如將三十萬自當項王蓋項王之氣之兵固非可以寡制也使鵬舉對項王亦且用衆鵬舉屑畫之間燕以南不奉金而奉岳致敵人之兵皆願爲我用其善用衆古孰能倂者乎

殺無辜不同

意在得天下則殺一不辜不可爲意在討叛逆征不庭則殺無辜亦不能顧聖人雖有戰必克安能不損一人其從我征討而死鋒鏑者皆無辜也大義存焉故也不得已也諸葛出興漢室士民死者非少然不爲不仁若有秋毫自爲則盈野盈城罪不容於死

人臣不可用君

東坡謂子房用漢高是矣惜賈誼不能用漢文何居子房非眞事漢者也秦滅韓則借漢以滅

秦項羽殺韓王則借漢以滅羽報君之仇而事畢矣雖用漢高無害于義爲人臣而有用其君之心則可乎坡自謂以觀燈事探試神宗此卽其用君之術也學術之謬如此故其言曰君子無機不可以爲君子不知機也者所以應變成務而豈長懷之以事君親哉嗚呼可不辨與

事君有權衡

君有必不可不有者不妨於事者有不可不事者七國之有秦世爲無道而范蔡蘇張皆慕其

強大惟蘇秦以初不見用變爲合從非其本心也孟子于時寧栖栖齊魏終不入秦武侯知操爲漢賊三顧之勤若出于操必在汝上矣此必不可事者也魏乃晉六卿之一耳分晉數傳而至惠王齊宣湣亦陳恒後裔然皆沿襲已久不可追問矣問其可藉以安民否耳在孔子請討其祖父在孟子欲輔其子孫時不同也故魯齊亦生元仕元此不妨于事者也春秋之世僭王雖多共主之名猶在大聖反手神化必能立移

列辟之意是惟事之然後可以尊周使先惡其不能尊周也而棄之則周終不振而民生日瘠溺矣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不可不事者也士不幸而生多辟之世以孔孟爲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子殷裔而惓惓爲東周當時共主易扶正名以安百姓易爲力也義正而仁至孟子周裔而欲以齊王周運已去爲安天下計不如迭興且使周備三恪饗宗廟保子孫猶愈于東西周君

也此聖賢之公也仁至而義亦在其中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三聘三顧伊葛同乎曰異也周流三聘伊孔異乎曰同也同所異異所同何也曰世也三代以上君必求士士不干君孔子生于其時轍必不環矣漢室將移而昭烈乃漢胄匡扶王國伊孔所必爲必三顧然後出者不敢違節且守節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伊尹元聖符于孔子諸葛大賢幾于孟子或易地則皆然或易地不必皆

然故曰宜論其世

聖賢拗天地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拗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隻身撑拄乾坤胡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拗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拗之于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

行道須稟與福全

德才稟福四者具備然後可以得志德才不具無道可行稟福不備有道不行稟歉則不足以任勞福薄則不足以就業孔明明道之流薄于稟者也至如孔孟猶是福薄或曰聖賢不論福曰固也然不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聖賢不以身所得享爲福以得濟天下爲福

行道倒藉內臣

或言爲宰相須得內寺中有賢人爲主乃可行道其謂內寺即有賢者何繇得柄用須人主識

救之人主不明理義又何繇能救人格君政在我耳不思格君心以選左右乃欲得左右之賢者以安吾身行吾志大臣之道固如是乎此顛倒說

居卑亦行道

古人居卑亦行其道顧非澤民之道耳會計當牛羊壯爲委吏乘田之道不過如斯今之立朝者猶爲貧百寮士習皆然四維不張莫甚于此時矣覇佐見之猶當三嘆

大力者不從風

我不從風物將自正天下風靡而能不隨其力固已大矣大則能久久則能化

化穢并勝穢

衆穢入于江河江河之氣味長潔究竟穢少而水多故其數不勝耶曰非也穢成于鬱蒸原其始未嘗有穢也水之活能化之水底之土能收之斯其穢亾矣故以數則君子常少小人常多爲君子者能如江河之通于源則小人從之而

化何以故穢之始非穢故終可反于無穢小人之始非小人故終可反于無小人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周公料齊有篡臣而田和代齊太公料周寖弱然魯初封七百里亦未嘗削也弱者主權也非土地也親親則必有世卿世卿則權歸于下二聖自知之矣法無不弊聽諸後人弊之梗槩可知弊之纖悉不可定我能示變通之意豈能併立變通之法哉周公主忠厚太公自鷹揚故尊

賢同而親功異

不得已而用猛

乘猛之後立國利用寬大其運長乘弛之後立國利用嚴明其運促如治頑疾者非迅厲之劑不瘳然藥力難久宜急取而更張之諸葛繼劉璋以用嚴未及改寬而身歿之後旋爲晉併豈不知之譬如萬死中姑得一生其人之元氣止于是無可奈何也耳

英明難久

發者易竭韜者有餘自古多世世忠厚之家無世世英明之主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傳德數世唐太宗即生高宗非其驗耶至若丕叡嗣操元魏四君皆迭世英明獨無安民匡本之德耳主雖英祚愈促忠厚者有才識而含之驥馬之德善用其力者也非不英明也家亦有之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衆譽歸之衰象萌矣

至昬不待歎

僕之欺其主者爲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最惡爲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爲是事事令其主知之奉命而行使蒙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爲僕所用至于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也覆家喪邦均此也

瑣碎必殘酷

子桑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

可之只爲簡是臨民第一義皐繇稱大舜云臨下以簡夫子又言苛政猛於虎苛非必殘酷只是瑣碎旣瑣碎則殘酷勢所必至曹參一無作爲李沆悉罷利病未是時中作用若律以通變於未窮爲戒於方盛豈爲知道然當時漢宋百姓且受寧靜之福煩苛慕古莫如王莽安石試看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爲之人必是行所無事喜於有爲不如不爲

乘權易改過

爲人在世不有益于養必有益于教不然卽天地間一蠹物貧賤閒遊爲小蠹富貴閒享爲大蠹貧賤害人者爲蜂蝎富貴害人者爲虎狼沐猴而冠識者所羞虎狼而冠忽自轉念寧不痛死愧死然人生罪惡只除弒父與君或白起殺降之類無可補救此外則無不可更天下惟乘權履福之人作孽最易亦惟乘權履福之人改過尤易果能轉念痛愧一番忽變虎狼爲麟鳳只在一日間耳商鞅相秦八年嚴刑慘罰然使

乘孝公尚存聽進良言盡革前政亦須救解一半李林甫作相餘一紀妬賢嫉能其子乘間爲言林甫頗感動乃不商改過之法悵然曰今已至此可奈何如此下愚誤國誤身千載而下猶餘嘆恨

好言作用

近來好言作用夫事非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于恣欲工於作僞二者止是無恥何名作用無恥而以爲有才是以無恥

自多也盍李贄之說曰管仲聖于孔子曹操賢于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慧婦從而吠者半天下在贄立身孤子自舒憤懣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為小人為有才以敢居奸橫為高論呼之曰惡曰邪則欣然負之而去不知流俗皆然則庸奢無能孰甚于此彼自謂能奇能俠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拾餘唾之下才

吳中鄙諺宜察

吾鄉有三諺皆百世至言其一云宰相腹可行艤言四通也非大也漫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衆才豈是調停邪正識得此諺當不以憒憒爲休休矣其二云盜無腳竊不着鄉里有穿窬巨室遭劫寇大抵熟識鄰里與童僕近習之引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輿識得此諺齊家治國當不疎于所狎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饑孳白

星公卿無非此機乃若元昊突生西夏則深計之士懷憂晉宋初與有識者見其繼體而蚤知亂至統無大小專賴象賢識得此諺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諺者皆至言也又有習語二皆百世大害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豈以少差為善惟任人負我與小人輩面順從可用斯言其他持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各欲歇事無大小惟宜行宜止二端旣謂宜行何復小待每見人口亡時時道此總是賦性懶緩積

情成習從茲一敗其事終身不行故行止緩急之宜自有定候從則避而可察者前三諺含許大關係習而難破者此二語如隕人淵

方便說

大惡則去小惡則赦其前愆令改之不悛則懲之使無辜之衆免罹其害所以便衆也且薄罪惡人令其革面終免大畧小懲大戒福彼亦溪然必事權在我所行幾何耳目偶及皆當思其措置設誠以致告宛轉而勸行循行既久則有

觸必動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及自免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于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憐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先覺者其忘念諸

善人該衆人八

救善人一勝救庸人百何也曰善人是能拯濟衆人能啟發衆人者直足該衆非勝衆也葢其所關係誠大

報怨猶云處怨

以直報怨怨須分大小宜報而報直也不宜報而不報亦直也自不共戴天而外凡雖有怨其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豈可以怨故枉之本無報怨之意只還他本等賞罰便是直此聖人處怨之道非謂斤斤必報求與彼原來所施相當

也如此此則是范雎識見信陵君便不爲

幾亭外書卷一 終